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本義卷十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八十四 經部

春秋本義卷六

元 程端學 撰

莊公 名同桓公子

元年春王正月

義見隱元年○公羊曰公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穀梁曰先君不以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劉氏曰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不以道終而子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莘老孫氏曰繼弑而不行即位者三莊之繼桓

桓見弒於齊也閔之繼子般般見弒於慶父也僖之繼閔閔見弒於慶父也大意已見桓公即位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夫人文姜莊公母也不稱姜氏闕文也朴鄉吕氏曰前書夫人姜氏遂如齊則今孫于齊者即如齊之姜氏前目後凡也未詳信否公羊曰内諱奔謂之孫杜氏曰猶孫讓而去康侯胡氏曰桓公之弒姜氏與焉為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胡氏曰文姜之惡甚矣臣

子雖不能討王法其可不誅乎愚謂魯不能討而縱之奔齊則魯無臣子莊公無政天王無法姜氏自此淫奔愈無忌憚矣○趙氏曰婦人而有與弒其夫之𤪸則子不得母之檀弓曰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今姜氏失婦道矣子不得以為母臣不得以為君

夏單伯逆王姬逆左氏作送公羊穀梁作逆葉氏曰左氏誤作送王姬遂以為王之卿如祭伯然果爾即當書天王使單伯送王姬杜預以為既命魯為主不言使非是不如公穀得經之正張氏曰築館在

秋如單伯果以天子大夫送王姬必俟館成之後方至豈得預書之

伯字也穀梁曰命大夫故不名也張氏曰逆迎也王姬桓王女莊王妹也公羊曰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者主之穀梁曰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躬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莘老孫氏曰魯主王姬之婚且使大夫者逆而為之主常事耳皆不當書而書者桓公見弑於齊

仇讎未復而莊公又見在衰絰之中天子乃於此時使之主王姬之婚又與仇讎之國為禮書之以見天王不當使魯不當受而單伯不當逆也○高氏曰魯不能訴於天王已無臣子之道在諒闇之中而修嘉好之禮天下固多同姓之國矣何必在魯是魯人默順王命陷王於不義也張氏曰齊乃寢苫枕戈不可同天之讎而與之主婚見魯之君臣無復讎之心而三綱至是絶矣愚謂齊襄戕殺魯桓天王當絶其婚

而討其辠既不能然又使魯主之周之不能令諸侯也宜哉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張氏曰築館所以待王姬之舍以俟齊之逆也然魯主王姬非一前此必有其所今特築于外者知衰麻哭泣不可雜於吉事故築于外也然桓公弑于齊未及一年其創鉅痛深當百倍於先君正終之日又可以于外爲安命國人以築齊王姬之館歟春秋所以

著其忘父親讎之辠也○莘老孫氏曰仇讎未復莊公之喪未除而天王遽使魯主婚天王則已失禮矣為莊公者當辭於天王期於得請而後已於是之時非無同姓之諸侯也非無無喪之鄰國也蓋莊公未之辭耳君父之讎未復儼然在衰絰之中遽釋怨解仇與之為婚姻之主聖人以莊公事君不盡其誠居喪不致其哀忘君父而交仇讎舍衰絰而親弁冕雖築館以示變然不能救其辠也葉氏曰知其不可而

為之者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孫氏曰不書天者脱之杜氏曰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追命桓公襃稱其德蘇氏曰命之以策也

孫氏曰賞以勸善罰以懲惡善不賞惡不罰天下所以亂桓弑逆之人莊王生不能討死又追錫之則莊

王之為天子可知也○趙氏曰寵簒弑以瀆三綱也

高氏曰禮諸侯嗣位三年喪畢以士服朝天子天子

錫之黼冕圭璧然後歸以臨其民謂之受命桓以簒

弑未嘗入朝未嘗受命今王命魯主婚故追錫桓公

以寵之且魯桓已葬矣因魯之自謚而錫之尤為非

禮葉氏曰魯諸公皆不聞免喪朝王之事而莊公書

王使榮叔来錫桓公命文公書天王使凡伯来錫公

命成公書天子使召伯来賜公命凡三見桓公未嘗

朝王受命而追錫之文公未嘗終喪朝王而先錫之
成公未有功德而加錫之皆有為而書周官典命上
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宫室車旗衣服
禮儀皆視其命數為節此先王五等諸侯之辨也秦
襄公當犬戎之難以兵佐周東遷平王賜之岐以西
之地為諸侯受顯服其大夫作終南之詩以美之此
始封為諸侯者也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法牧于坰野
魯人尊之季孫行父請命而史克作頌此有功德而

加命者也桓文成公皆見於經而僖公獨不見何也

凡春秋合禮則以為常事不書桓文成公之命皆禮

之不宜有也可見春秋之法

王姬歸于齊

康侯胡氏曰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

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館于外書歸

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辠著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 郱蒲丁切鄑子斯切郚音吾

杜氏曰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郱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郚在朱虛縣東南鄑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康侯胡氏曰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强暴用大衆以廹之為己屬也愚謂邑者天子所封有故而遷民邑者天子之事也而諸侯僭之況非有辠而欲吞其國乎齊襄之惡大矣○高氏曰紀與齊乃同姓之國況天子娶后于紀而王姬又歸于齊豈無親親之愛今乃背黄之盟一舉而遷三

邑盖自是遂滅紀矣朴鄉吕氏曰經之書遷者九而義有二焉有强人而遷之者有欲自遷者若齊師遷紀郱鄑郚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此强而遷之也邢遷于夷儀衛遷于帝丘許遷于葉于白羽于容城蔡遷于州来此其自欲遷者也凡書遷與書取異取者取其土地爾未若遷其民之酷也遷其民則父子兄弟離散而人失其常居恃衆以遷紀之民此聖人所以深疾之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慶父莊公庶兄共仲也孫氏曰於餘丘附庸國東萊呂氏曰夷國也若於越然未詳孰是張氏曰莊公是時年才十五慶父得政以制一國之權軍政之本既失而權移於下以成異日子般簒弒之禍故春秋詳書以譏之戴氏曰孟氏之孽基於此義又見隱二年

鄭伐衛○許氏曰當莊公初魯未有以勝齊則當休兵息民蓄德修政以俟有閒舍堂堂之雠國弗圖而用師伐於餘丘知莊公之無志康侯胡氏曰魯在春秋中見弑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翬弑隱公慶父弑子般閔公公子遂殺惡及視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曰曷爲録焉我主之也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

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
孫氏曰莊公忘父之讎既主其嫁又主其卒不子之
甚也○康侯胡氏曰王姬何以書比内女為之服也
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此所謂不
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莘老孫氏曰魯與天
王同姓天王之女下嫁諸侯者多魯主之然而十二
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久王姬之歸書之最備者齊王
姬也單伯之逆築館于外王姬之歸王姬之卒見於

春秋者凡四春秋常事不書而齊王姬之事書之備者所以見莊公盡禮於仇讎而無恩於先君也皋之大則書之備惡之積不可掩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諸若切公羊作部）

杜氏曰禚齊地左氏曰書姦也愚案周禮司馬九伐之法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齊襄之惡不容誅矣姜氏與弒而淫縱如此則莊公之不能齊家治國王法之不行於天下舉可見矣○趙氏曰姜氏齊侯之惡

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也朱子曰詩南山雄狐前二章刺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後二章刺魯桓娶妻使之得窮其欲載驅刺文姜乗此車而来會襄公敝笱比莊公不能防閑文姜猗嗟極道莊

公威儀技藝之美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葉氏曰詩

言其情春秋著其法

乙酉宋公馮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莘老孫氏曰不言帥師師師少也穀梁曰惡其會仇讎

而伐同姓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胡氏曰將納朔

也何以知之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莊五年冬公

會齊宋陳蔡伐衛卒納朔焉

夏四月葬宋莊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五月葬桓王

王氏曰緩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杜氏曰桓公十五年三月王崩七年乃葬故曰緩高氏曰平王之崩求賻於諸侯然後克葬至於桓王崩七年乃葬者蓋承諸侯背叛王師傷敗之後力益不足矣聖人書

之以著天下臣子之辠黄氏曰周之事勢可知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酅户圭切

杜氏曰季紀侯弟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張氏曰

鄆州之境左氏曰紀於是乎始判孫氏曰諸侯母弟

未命者皆字蔡叔蔡季之類是也酅天子所封非紀

季可得而有齊欲并紀季忘兄之親取兄之邑以事

齊其惡可知也○獻可杜氏曰古之邦國分授疆土

小大相維協和親比一德以尊天子為之屏翰末世

大偪小衆暴寡以至滅亡王不能正故春秋詳書之

冬公次于滑乎八切公羊穀梁作郎

穀梁曰次者止也杜氏曰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張氏曰或曰滑州也常山劉氏曰諸侯非王命不出境卿大夫國政所屬兵師民命所係凡非王命遷延次舍必詳錄之以正非法○劉氏曰曷為或以事書或不以事書以事書者止之以事者也不以事書者止之不以事者也君舉於政師舉於義止不以事

者亂之道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享公羊穀梁作饗

杜氏曰享食也祝丘魯地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義又見二年會于禚皆淫亂也享甚矣○康侯胡氏曰享所以訓恭儉也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戴氏曰甚矣文姜之惡也始焉遜于齊猶有所媿中焉會齊侯已無所懼今焉享齊侯其無忌

悍甚矣張氏曰假先王之禮為禽獸之行大亂之道也漢人有云淫亂之漸其變為篡魯人習之三十餘年至子般閔公兩君見弑聖人作易以閑有家為家人之始垂訓遠矣

三月紀伯姬卒

孫氏曰紀伯姬隱二年紀裂繻所逆内女也禮諸侯絶傍朞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則為之服大功九月常事也故内女不卒之此書卒者為夏

紀侯大去其國齊侯葬紀伯姬起○胡氏曰内女不卒如郯伯姬紀兩伯姬宋兩伯姬不書卒惟此伯姬宋伯姬書葢為齊侯葬紀伯姬起文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義見隱四年遇于清○許氏曰齊與陳鄭遇垂葢謀取紀是以紀侯見難而去也未詳是否

紀侯大去其國

常山劉氏曰大者紀侯之名生名之者失地也左氏

曰違齊難也孫氏曰齊肆吞噬信不道矣紀侯守天子土有社稷之重人民之衆暗懦齷齪不能死難畏齊強脅棄之而去此其可哉○張氏曰案紀之本末自桓五年書齊鄭如紀以至莊之元年三年凡闕紀之存亡者一一備書之以見齊鄭圖紀之淺深有漸而卒成於今年也紀之圖存雖其閒不能無失然而困於強暴之凌逼委宗社而去之所以責強大閔小弱而寓興滅繼絶之志於言意之表也愚謂齊襄貪

肆殘忍皐辛不勝誅矣然助桀為虐者鄭伯也為紀侯者茍能修德任賢養民訓兵上下一心固守疆土齊人雖衆無能為也書曰大邦畏其力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乃不務此而求援弱魯結婚夷王遏戰為盟何益於國哉已而紀季先去國勢遂分兵未接境委宗社棄人民妻不及葬而為高士之逃世大夫之去國致伯姬見葬於酅人叔姬寄死於齊境國君死社稷之義安在哉經曰紀侯大去其國聖人惻

怛之心雖以憫時王之無政强暴之吞齧然紀侯不能為國之意在其中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陸氏曰葬者臣子之事非由鄰國也齊侯弁人之國而禮葬其妻是謂豺狼之行而為婦人之仁也愚謂齊侯之惡顯矣然齊兵未至紀侯與其臣子棄殯去國使伯姬葬於讎人之手夫婦之恩臣子之情薄矣哉○康侯胡氏曰齊襄廹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

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辠著矣高氏曰齊襄以紀侯自去其國非我顯滅之故葬伯姬以示己之恩以泯其跡甚矣齊人之詐也存耕趙氏曰不惟紀無臣子亦以病魯不親親也獻可杜氏曰春秋之世法度無所稟强暴者恣其貪危亡者無所託紀為齊所滅而伯姬為齊所葬聖人書之惡齊而閔紀也東萊吕氏曰内女不書葬而書葬者三宋共姬紀伯姬與叔姬皆非常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公羊穀梁作郜

狩見桓四年禚見莊二年孫氏曰父之讎不與共戴天莊公之父親為齊殺而遠與齊人狩○杜氏曰公越境與微者狩失禮可知存耕趙氏曰狩以奉宗廟教兵守未有入他國而行之者也齊有望諸魯有大野禚非狩所也康侯胡氏曰莊公於齊無時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夫狩者馳騁田獵

其為樂下主乎己一為乾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莘老孫氏曰莊公元年主其婚三年臣會其伐於是又親與其臣狩蓋公不孝而釋讎也於此為甚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杜氏曰書姦也戴氏曰齊侯出師在外姜氏往會之故書曰如齊師婦人在兵間施面目於三軍之中豈

容以人道責哉愚謂齊侯之惡亦著矣莘老孫氏曰姜氏會齊侯之惡春秋皆據實書之傳信後人也或會或享或如師一時之跡不併而為行之惡則一○康侯胡氏曰曰會曰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深矣

秋郳黎來來朝郳五兮切公羊作倪黎左氏作犂

公羊曰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常山劉氏曰

夷狄附庸書名張氏曰寀宋仲幾云滕薛郳吾役也
則郳盖宋之附庸非夷狄也未詳孰是陸氏曰曹姓
子爵挾之後也夷父顔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為附
庸居於郳曽孫黎来始見春秋數從齊桓尊周室王
命為小邾子未詳是否杜氏曰東海昌慮縣有郳城
義見隐十一年滕薛来朝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氏曰伐衛納惠公也葉氏曰朔雖宣姜所生然諸

侯不得再娶則朔不得為嫡子況殺二公子乎義又見隐二年鄭伐衛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正月公羊穀梁作三月

張氏曰王人下士也子突字也莘老孫氏曰衛侯朔譖殺二公子即位數年而見逐於黔牟黔牟在位八年矣去年冬齊師諸侯之師伐衛而納朔天王於是使子突救之髙氏曰子突以辭直之師不能勝黨惡之諸侯見王命之不行也且王者有征而無救書救

以見王室之微矣○貫道王氏曰朔以狗彘之種盜天子土地周公之刑所謂内外亂鳥獸行則滅之者也既失天討矣及諸侯伐衛納朔而後出救師吁惜乎其失機也君舉陳氏曰救衛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矣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氏曰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未詳信否劉氏曰為諸侯

受之君君不命而自取之雖有鄰國之助大亂之道也存耕趙氏曰諸侯抗王命其逆可知矣○胡氏曰前年諸侯伐衛今年卒納朔天子不克救朔卒為諸侯所納公與諸侯之罪不容誅矣孫氏曰天子之威命盡矣

秋公至自伐衛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此又見侯納朔而後歸也○存耕趙氏曰老師三時而朔卒入踰四時而告成事

莊公之行十有九其致者五三至自齊以求婚於讎非所以告廟也一至自伐戎以遠伐戎也今至自伐衛以抗王命也胡氏曰凡公行一百七十三至者八十二悉書之煩不勝書止是出入踰時或釁深惡重即書此書者釁深惡重也

螟

義見隐五年

冬齊人來歸衛俘芳夫切公羊穀梁作寶

俘軍所獲也張氏曰衛俘衛朔所賂諸侯之貨寶齊人首惡故主衛之賂而分於黨惡助亂之國邦衡胡氏曰諸侯逆王而納朔志乃在於衛俘蓋志於利則叛其君矣春秋書齊人歸俘以見諸侯之逆王命蓋本志於利也○康侯胡氏曰言歸衛俘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夫以弟弒兄臣弒君簒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

人歸俘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變道微暴行交作徇於貨寶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懐利以相與不至於簒弒攘奪則不厭也春秋書此垂戒明矣愚謂先書公會齊宋陳蔡伐衛次書王人救衛次書衛朔入衛次書公至自伐衛及此又書齊来歸俘屬辭比事雖無有傳其事豈不顯乎其惡豈不著乎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杜氏曰防見隱九年義見莊二年會于禚○莘老孫氏曰姜氏齊侯皐均惡等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見賢偏切夜穀梁作昔隕陸氏曰非也隕公羊作霣

夜初昏以後也夜中夜半也公羊曰恒星者列星也孫氏曰星之常見者也星隕如雨謂隕墜者衆也啖氏曰奔流如雨之多也康侯胡氏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

桓晉文更伯中國政歸盟主王室遂虛其為法度廢絶威信陵遲之象著矣○戴氏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麗焉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呂氏曰恒星不見星隕如雨變異之極而當世君臣莫能自省日趨於亂先王之道不復行於世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澤不復被於生民矣變異之極豈徒然哉

秋大水無麥苗

大水見桓元年黄氏曰麥苗麥之苗也凡植物始生曰苗康侯胡氏曰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黄氏曰案經文本明白天時無可改之理周雖建子無改夏為秋之事春秋所謂秋即今之秋麥種於秋始種為苗秋有大水故無麥苗耳家氏曰中原之地種麥最早故月令仲秋勸種麥是歲以大水之故種麥失時或已種而為

水所溺故曰無麥苗非謂已熟之麥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杜氏曰穀齊地濟北穀城縣張氏曰後屬鄆州東阿縣義見二年會于禚○康侯胡氏曰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弑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穀梁曰次止也俟待也杜氏曰期共伐郕陳蔡不至

故駐師于郎以待之張氏曰不由王命妄興師衆久次于外期會莫應也○莘老孫氏曰郕與魯為同姓之國莊公無親親之恩率諸侯以伐之春次于郎以俟陳蔡我俟之也及齊師以圍之我約之也其為志者皆我也所以見内之辠也

甲午治兵治公羊作祠陸氏曰非也周禮有治兵

康侯胡氏曰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復申明軍法

以整齊之譏黷武也張氏曰將以訓齊其衆而不知師出以律已失治兵之本矣雖欲治之其將能乎○劉氏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以秋治兵春振旅今魯以春治兵非其時矣又曰魯先出兵而後治治又非其常地愚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故治兵於閒暇之時而用之於不得已之際則師出以律矣今莊公輕次於外俟陳蔡而不應躑躅無聊衆心離貳然後治之末矣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降戶江切郕公羊作成

康侯胡氏曰書及齊師者親仇讎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師者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張氏曰魯與郕皆文王之昭蓋同姓兄弟之當親者莊公忘親而志於取郕始擇易制之陳蔡與之同事而陳蔡不来然後不得已而邀齊以圍之所以郕不服魯而寧降於齊春秋直書以見其從讎而貪利資人以虐小二國同役而不同心敵遂得以

間之魯師之出大無功也

秋師還

崔氏曰歷三時而師還春秋所以始終其事而見其惡○索隱曰三時暴兵于外不修民政而奪其農時聖人因而書之以志莊公不臣之罪為後世黷武之戒常山劉氏曰春秋之世用師多矣未有所書如此之詳者何則莊公此師尤為非義上既不用天王之命無故而興師自正月次于郎以俟陳蔡而陳蔡不

至可謂無名矣甲午治兵可謂黷武矣夏師及齊師圍郕郕又降于齊可謂無義矣歷三時而師還可謂害民矣夫逆天道親仇讎圍同姓勦民力與國不信伐國不服故聖人備書之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無知不氏與州吁同左氏曰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

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

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為

夫人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

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

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

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

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於門中石之紛如

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

足於戸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張氏曰齊襄之見弑以禍本言之則無知之配嫡已積漸於僖公之時而襄公之惡積不可掩如抗王伐衛殺魯桓公色荒禽荒暱比小人考襄公即位以至於今春秋所書齊事無一非亡國戕身之媒以至禍發蕭牆身殲賊手所謂積不善之餘殃者也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存耕

趙氏曰連稱之徒盜賊之靡者因無知以作亂君弑

而無知為君則主弑者無知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義見隱四年衛人殺州吁○東莱呂氏曰無知踰年

不稱爵蓋弑君之賊爾若不以罪討則亦不以討賊

之辭加之猶謂之大夫如里克者是已蔡世子般則

楚子誘而殺之齊商人則齊人弑而討之不以其罪

故不加以討賊之辭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其器切公羊穀梁作暨

大夫無名氏衆大夫也左氏公穀曰齊無君也杜氏曰蔇魯地琅邪繒縣北有蔇亭張氏曰後為沂州承縣穀梁曰盟納子糾也趙氏曰納讎人之子損禮而盟大夫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康侯胡氏曰德有輕重怨有淺深怨莫甚於父母之仇而德莫重於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也有父之仇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則人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

報怨以德報德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公羊穀梁無子字

子糾小白皆襄公庶子孫氏曰小白弟也左氏曰公

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杜氏曰二公子各有黨

故雖盟而迎子糾當須伐乃得入又出在小白之後

公羊曰其言入何簒辭也邦衡胡氏曰齊不受子糾

而公必納之故先書公伐齊見齊不受子糾也次書

納糾見公黨仇人之子也齊小白曷書入蓋子糾稱

子當立也小白不稱子不當立也不當立則為篡○存耕趙氏曰魯莊之伐齊似矣惜乎其以納糾也使移此以為復讎之師魯其庶乎春秋書其故以其非讎齊而德齊也莘老孫氏曰莊公忘君父之大讎伐齊而納讎人之子書曰納者不宜納也公子糾雖非嫡長而桓公之庶兄莊公納之雖不得於義而宜嗣齊襄而為君者惟糾焉故曰子糾書納者見莊公納之之辠書子糾者言其宜為齊君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杜氏曰九月乃葬亂故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此戰公也不言公者蒙上公伐齊之文耳杜氏曰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左氏曰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避於下道是以皆止莘老孫氏曰齊為仇讎之國無時而通莊公受糾之來奔志欲納之已盟其大夫伐齊而納

糾矣而小白先之既忘其讎矣又不量力而與齊戰焉至於師徒崩喪而糾不免於死為莊公者其辠如何也○呂氏曰書我師敗績則凡例謂内不言敗者繆矣春秋無義戰凡相侵伐皆聖人所辠曾不是諱而諱敗乎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人取之於魯而殺之也孫氏曰子糾當立桓公爭國取而殺之甚矣所以重桓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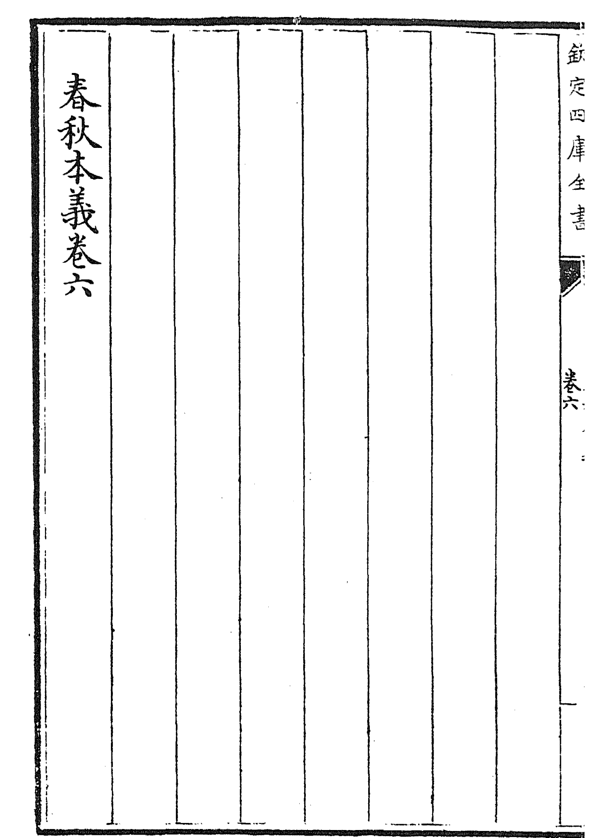
之篡也○康侯胡氏曰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矣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齊必殺之然後快於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為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為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孟子曰五霸三王之辠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存耕趙氏曰小白不能容糾於魯必置之死小白辠也莊公欲納糾使齊得取而殺之莊公亦辠也經書之見小白器量之不宏

病魯之無主而與之殺也愚聞之邵子曰五伯者功之首皐之魁也功過不相掩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桓公入齊首殺子糾絶滅天倫皐之尤大者也其與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異矣此後凡伯者之事必辨其功過如邵子云

冬浚洙（浚蘇俊切）

公羊曰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也杜氏曰

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康侯胡氏曰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揺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莘老孫氏曰春秋之義凡興作書之皆辠



春秋本義卷六

春秋本義卷七

元 程端學 撰

莊公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上酌切

不書伐而書敗某師書法與隐十年公敗宋師于菅同後不復解杜氏曰長勺魯地左氏曰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

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

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未詳信否存耕趙氏曰小白報乾時之役也魯師敗矣子糾殺矣亦可以已乎愚謂魯亦有以台之其幸而勝不足論也

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二月公侵宋

侵者侵其疆界也康侯胡氏曰詩曰侵自阮疆書曰侵于之疆是也高氏曰公既敗齊師又乘勝加兵於宋非義之甚也愚謂諸侯無王命而聲辠致討辠也

況無王命以侵人之國殘民黷武不容誅矣義與隱二年鄭伐衛同○穀梁曰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貫道王氏曰所以啓次郎之師也春秋書侵五十八

三月宋人遷宿

遷國者奪其地利形勢而徙其國都於他所或又以爲附庸也不言遷於其地者葉氏曰以遷人爲畢義不在地也宿見隱元年孫氏曰宿微國天子封之宋

人遷之其惡可知也義又見元年齊遷紀郱鄑郚此則遷國甚矣○康侯胡氏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為宋人之所遷也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沉於衆不肯率從而況迫於橫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從之蓬藋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咨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惡自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杜氏曰乗丘魯地張氏曰興仁府乗氏縣恩案齊宋之師次于郎而獨敗宋師于乗丘豈宋師先進于乗丘邪左氏曰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大敗宋師于乗丘齊師乃還常山劉氏曰二國揚兵駐師而不名所伐欲闚利乗便快攻取之意魯又不能推忠信奉文告以止齊宋之師而覆敗其軍次者不以義勝者不以道交譏之也義又見隠二年鄭伐衛○獻可杜氏曰公不

能復讎而反納子糾以啟齊之寇又侵宋以衆其敵致二國同次于郎公雖敗宋不足為美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杜氏曰荆楚本號後改為楚莘蔡地張氏曰成王初封熊繹於丹陽江陵之枝江縣也自荆子熊通侵伐漢東諸侯其國始大僭號稱王今其子熊貲始敗蔡浸猾夏矣左氏曰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

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未詳信否張氏曰於此見王政不行夷狄憑陵中國君舉陳氏曰春秋書之見夷夏之大變也後倣此高氏曰諸侯死社稷正也逃之辠也虜賤甚矣義又見隐七年戎伐凡伯○愚案隐公會戎盟戎致凡伯見伐戎禍稍息而狄伐中國荆楚伐蔡皆由王法大壞諸侯自相侵伐中國勢分夷夏莫辨故荆楚猾夏而近者首被其禍不可復制春秋之末漸主夏盟楚

衰而吳繼之吳衰而越繼之蠻夷之盛至於越而春秋終矣王綱盡矣故君子常防患於未然而春秋比書其本末為履霜之戒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譚徒南切公羊作十一月

杜氏曰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張氏曰在濟南府歷城縣滅者夷其社稷覆宗絶祀也公羊曰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愚謂不名闕文也存耕趙氏曰譚雖小國先王所封王封之惟王滅之亦必當

其辠也小白亦諸侯也可滅之乎胡氏曰言奔莒不死社稷也○陳氏曰書滅始於此春秋之際滅國三十六五伯為之也微桓公則滅國之禍不接跡於天下薛氏曰五伯桓公為戚戚陵諸侯以圖伯功首滅天子之建侯以肆威耳儒者之不道也宜哉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子斯切

杜氏曰鄑魯地愚謂齊遷紀鄑邑當為紀地豈偶同

名邪左氏曰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敗諸鄑

存耕趙氏曰宋報復之師也屢役不勝可以已矣莊

公以兵始禍屢勝鄰國能無悔乎義又見隱二年鄭

伐衛○胡氏曰二年之中三敗齊宋之師以深其怨

秋宋大水

康侯胡氏曰凡外災告則書東萊吕氏曰其顯然為

衆所知者亦不待告也義見桓元年○康侯胡氏曰

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隠之心東萊吕氏曰

春秋之世災異多矣聖人不能盡書取其一二甚者

以為後世戒

冬王姬歸于齊

劉氏曰我主之也孫氏曰羣公受命主王姬者多矣

唯元年與此年書者惡公忘父之讎再與齊接婚也

○邦衡胡氏曰婚姻之道不正其始則終必亂齊再

娶王姬婚姻不正莫甚焉非惟惡公忘讎而主婚亦

以志小白篡立王不能正反薦女以結之也存耕趙

氏曰二姬皆莊王女一為姑一為婦非倫也未詳是否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叔姬即隱七年歸于紀者也孫氏曰伯姬之媵也酅紀季以入齊之邑也啖氏曰稱紀言紀之婦也宋氏曰國滅夫死託身讎國書歸不當歸也○獻可杜氏曰紀侯去國則叔姬歸父母之國可也愚謂國君死社稷其兄弟臣妾可知也紀國既亡叔姬死之可也

而歸依於叛兄之叔失節甚矣孫氏曰歸于鄗者歸于季也歸者嫁辭以伯姬之媵而歸于季非其所歸亂也未詳是否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捷公羊作接

張氏曰萬南宫長萬多力之士捷閔公名也左氏曰乗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宫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

弗敬子矣病之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於門
批而殺之遇太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公
羊曰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
數日然後歸之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
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
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
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絶其脰仇
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

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孫氏曰及其大夫仇牧甚之也劉氏曰仇牧之智則未仇牧之忠則盡矣疾其疾而忘其力憂其憂而忘其生仇牧可謂不畏强禦矣愚謂弑君之賊惡極辠大矣然宋湣逆王命納衞朔逼遷宿國次師取敗狎近宋萬皆足以殺其身者也

義又見桓二年宋督事○莘老孫氏曰春秋死難之臣三人而已孔子書之無異文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事君而至於殺身

君子不為也事君之日久則君必信我而言必用也道不行言不信猶在其位苟禄也苟禄而事君固位而見殺孔子又何取乎三人者之謂善乃孔子為不能死者設耳非孔子之所謂善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孫氏曰弑君之賊當急討之萬八月弑湣公十月出奔宋之臣子緩不討賊若此常山劉氏曰弑君叛國凡民罔不憝況均諸侯哉書所奔之國則受之之辠

亦自見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齊侯穀梁作齊人

杜氏曰北杏齊地莘老孫氏曰齊侯稱爵而諸侯皆稱人者齊桓將伯諸侯未甚尊之但遣其臣往爾然齊方求諸侯亦不畀之而與之會也黄氏曰衣裳之會十有一北杏實為之首自周東遷諸侯紛紛若鬬獸今而後知尊周室矣故孔子曰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胡氏曰桓公徒有尊周之名無尊周之實觀其貪土地之廣恃甲兵之衆强制諸侯約之以會要之以盟臨之以兵其有不循者小則侵之伐之甚則執之滅之其實假尊周之名以自封殖耳孫氏曰案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若五伯者皆非命伯故孟子曰三王之皋人也愚案伯者之功過如此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孫氏曰二十七年王使召伯賜齊侯命僖二十八年内史叔興父策命

晉侯為侯伯此亂世之事非盛王意也康侯胡氏曰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愚謂齊桓晉文盟會侵伐若有異於其他諸侯合黨報復貪利黷武之為然其相去蓋一間耳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既非命伯又不請命於天子其所令於諸侯者不過假大義以濟私欲三王之道其名似存其實已去春秋一切書之為後世鑒所謂其事則齊桓

晉文其義則丘竊取之者也蓋自孟子而下知其意者惟董子焉故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或者乃謂聖人與之而無譏往往為說較伯業之大小而不及聖人之所指則誤矣故愚於桓文之會盟侵伐一切書之曰義見某年某事明其與其他諸侯之不甚相遠也若其事之近義者則各著其說於本文之下蓋孟子所謂彼善於此邵子所謂功過不相揜者在讀者詳焉

夏六月齊人滅遂

穀梁曰遂微國也存耕趙氏曰舜之後也杜氏曰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高氏曰北杏之會諸侯尚有未服者桓公於是滅遂以示威義見十年齊滅譚而此又為十七年齊人殲于遂起文也○王氏曰桓公圖伯未為諸侯所附當崇禮義以懷来之而乃伐魯滅譚今又滅遂皆强力以報私憾張氏曰於此見其已亡惻隱之心故凡其合於仁者孟子皆以為假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古何切）

杜氏曰此柯濟北東阿齊之阿邑張氏曰東平府東阿縣左氏曰始及齊平也張氏曰莊公自齊桓入國屢與之戰雖一再勝而齊方修軍政以圖伯魯有見伐之虞至此始及齊平齊桓亦知魯未可取故不復以用於譚遂者待魯亦足以見桓公屈意和魯皆伯術也愚案伯者之盟諸侯始此但此則離盟耳義又

見隱元年盟于蔑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康侯胡氏曰稱人者將卑師少也劉氏曰伐宋之時魯本不與謀後聞乃遣大夫往耳左氏曰宋人背北杏之會春諸侯伐宋取成於宋而還程子曰齊自管仲為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興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息養天下厚矣至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强致也是以功畢而易成邦衡胡氏曰

齊桓非天王命而專伐亦春秋之所惡也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五伯摟諸侯以伐諸侯三王之皐人也義又見隱元年鄭伐衞○康侯胡氏曰齊盖以節制用兵故能南摧强楚西抑秦晉或以為貶齊稱人誤矣

秋七月荆入蔡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高氏曰十年荆敗蔡師執其君今又入其國夷狄輕中國如此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音絹一音真

孫氏曰經以單伯為文者凡盟會公或大夫皆以魯

主其會為文春秋魯史故也存耕趙氏曰齊序宋上

推齊伯也杜氏曰鄄衛地東郡鄄城也張氏曰濮州

鄄城縣左氏曰宋服故也義見隱九年會于防○胡

氏曰夫禮別𡙇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

國之君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

以會大夫以大夫而出位以伉諸侯是禮自大夫出

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氷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陳入春秋居衛下今先衛者杜氏曰陳侯介於齊楚之間為三恪之客齊桓因而進之未詳是否左氏曰春復會焉齊始伯也義見隱九年會于防○孫氏曰桓公帥諸侯尊周室其實帥諸侯以尊已假尊王之

名以令諸侯約之以會要之以盟臨之以威制之以力也莘老孫氏曰齊桓欲成伯業故為鄄之會以帥諸侯然春秋書之與無事而會盟者等爾蓋春秋之意以謂齊桓公功則可取而道猶未也春秋王道之極致故桓文之功其辭無襃

夏夫人姜氏如齊

莘老孫氏曰姜氏但歸寧耳然經書之與齊襄之事等者蓋婦人以夫家為歸一適其夫則終身不返父

母没雖兄弟不往所以預為之嫌而防逆亂之將萌也齊桓雖無齊襄之事蓋非禮之跡同也姜氏之惡不可勝誅矣然為齊桓者不能無辠張氏曰文姜播惡於齊襄之時桓公欲圖伯業則絶之於齊義也以欲求魯之故而不監覆車之轍豈非未聞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之法乎此孔門所以不道伯者也○許氏曰郢之會魯尚未從齊侯以為未能比近無以示遠務在求好於魯是以於此受文姜而不逆以昭

親親而齊魯之交卒合然禮防一弛則夫人復啟越境之恣而遂有如莒之事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五兮切公羊作兒）

范氏曰宋主兵故序齊上也愚謂諸侯親伐則伯主序宋上今大夫主兵則宋仍序齊上耳左氏曰諸侯為宋伐郳未詳信否郳見五年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鄭人侵宋

左氏曰諸侯伐郳鄭人閒之而侵宋張氏曰閒諸侯

伐郳而侵宋不誠於服齊而背二鄄之會鄭之反覆於齊楚之閒盖始於此義又見十年公侵宋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宋序齊上與伐郳同左氏曰諸侯伐鄭宋故也愚謂鄭有罪矣齊桓此伐有名矣惜乎齊桓非受命之伯以王道正之猶有辠也所謂彼善於此者皆此類也

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荆伐鄭

義見十年荆敗蔡師○莘老孫氏曰前年荆嘗入蔡於是又伐鄭焉所以見夷狄之强中國之衰也戴氏曰楚將憑陵中國蔡當其衝首罹其害自鄭從幽之盟楚不敢窺鄭者十有餘年齊桓之力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左氏穀梁無公字陳岳氏曰闕文也左氏無曹伯二字

杜氏曰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或曰今滑州也幽宋
地高氏曰許男先於滑伯滕子者是時伯主以意升
降或諸國自以强弱相上下聖人因書之以見先王
之制不復列於當時也劉氏曰同盟者殷同之盟也
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
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同盟之禮見於覲禮
為壇祀方明方伯臨之古者六歲而會十二歲而盟
桓非受命之伯假同盟之禮率諸侯以尊天子盖自

是始伯也張氏曰古者方嶽有同盟以示其考禮修德以尊天子之意桓公至此以諸侯既授以事而伯業定因舉是禮約束諸侯尊周以掩其無王命之事與伐楚而舉召康公之命相似自此欲制諸侯而脅從之者皆稱同盟其無王命假古誼以制與國一也而善惡則各繫於其事焉穀梁稱桓公未嘗有歃血之盟而孟子於葵丘之會亦曰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夫子所謂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此蓋其衣

蒙大會之始也揚雄以習亂為春秋不得已而與齊晉蓋得春秋之旨矣君舉陳氏曰王者不作舉天下而聽命於一邦古未之有也存耕趙氏曰桓公無王命而稱伯儼然於列國之上諸侯不知有王也後倣此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葉氏曰有盟有同盟者周官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又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二者非諸侯見王之節王合諸侯而見之者也朝覲宗遇以禮見王而已若有征

伐以討不庭則命方伯連師而諸侯從焉此之謂時會故曰發四方之禁王十二歲一廵狩諸侯會於方嶽之下而受命王不廵狩則合諸侯受命於王國此之謂殷同故曰施天下之政小白圖伯諸侯之從者日衆故假殷同之禮而行焉故此年同盟于幽至二十七年而再同盟歴十有二年用天子殷見之禮也

郳子克卒

莘老孫氏曰克者儀父之嗣君至是始稱子者嘗從

齊桓會盟侵伐故進之為子也陸氏曰克儀父名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故曰子皆無所考竊謂邾本子爵隱元年稱邾儀父者大夫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公羊作瞻

不言何辠執之者義不在辠而在於執也後倣此胡氏曰前年同盟于幽今春執之安用盟邦衡胡氏曰況無王命而專執乎愚謂又為鄭詹逃来起文也○

康侯胡氏曰惡齊之辭也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張氏曰諸侯不服則修德以来之而執其大夫則小國之從齊者皆出於力不贍而非有心悅誠服之意可見矣

夏齊人殲于遂殲子廉切公羊作瀸

殲者滅之盡也左氏曰齊人滅遂而戍之夏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啖氏曰不言遂人殲之言齊人自取其滅也○張氏曰

案十三年滅遂置戍今乃見殲於亡國之遺民蓋絶滅社稷以及其君慮其民之思舊主而以兵力強制之不知彼心不服吾力稍怠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蓋王者之道貴於興滅繼絶而齊人滅遂不止於殺一不辜而已以至於自殲其衆也康侯胡氏曰春秋書此見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伐辠弔民之師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户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為強而不義之戒而

弱者亦可以省身而自立矣莘老孫氏曰春秋之義凡自取之者以自取為義齊人為遂所殺非遂人之辜齊自取之爾梁亡非人亡之梁自亡爾鄭棄其師非他國敗之鄭自棄爾殲于遂辜齊之深而憫遂之滅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陸氏曰凡言逃者皆謂義當留而竊去者也康侯胡氏曰逃匹夫之事也詹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不知

命也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逋逃虧信義矣○邾衡胡氏曰齊桓無王而専執雖曰非義詹為大臣不能守死以紓國患而逌逃苟免非惟身之羞國之羞也劉氏曰譏逃也以為義死制云乎以為不義死道云乎君子不曰幸而免詹自以為有辠邪雖死之可矣自以為無辠邪尚何逃之有詹恐其無辠見殺因逃而苟免不足為大夫

冬多麋

張氏曰麋鹿之大者魯所常有多則為異山陰陸氏曰陰盛所感惡氣之應也公羊曰記異也○莘老孫氏曰春秋以有為災則書有有蜮是也以無為異則書無無冰是也至於麋者常有之物不可為異惟其多則書之康侯胡氏曰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存耕趙氏曰不書日與朔舊史失之也義見隱三年

○莘老孫氏曰春秋日食有書日書朔者有書日而不書朔者有日與朔皆不書者書日書朔日食正朔舊史之詳備孔子因之以傳信也日而不朔者食不在朔或在晦或在二日也日朔皆不書者舊史所無孔子闕之以傳疑也春秋之間日食不書朔與日者惟二而已亦足以知舊史所闕者少也愚謂或經成而後闕之亦不可知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杜氏曰戎來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莘老孫氏曰禦戎之道來則拒之去則勿追啖氏曰去社稷遠追戎也

秋有蜮影逼切或作蜮

康侯胡氏曰蜮魯所無也故以有書陸璣曰蜮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鱉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射故曰射影或謂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公羊曰記異也左氏曰為災也山陰陸氏曰

蟚陰物也麇亦陰物也陽淑消而陰慝長此惡氣之

應○張氏曰是時文姜為亂其遺毒餘患至於哀姜

卒成篡弒之禍物類之感天之示人顯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杜氏曰公子結魯大夫劉氏曰媵者送女也陳人者

陳大夫公羊曰大夫無遂事華老孫氏曰陳人娶姬姓之女魯使其臣公子結媵之結行至鄄遂盟齊侯宋公是時齊桓方伯而宋又强國公子結不終媵事而欲交歡伯主終之齊宋皆怒陳亦棄好是年之冬三國皆來伐我西鄙由公子結之遂事召之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吠氏曰凡媵常事不書為公子結遂事起本也東萊呂氏曰凡書大夫遂者四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仲孫蔑會晉荀瑩遂城虎牢季孫

宿救台遂入鄆與此公子結媵婦遂及齊宋盟也

夫人姜氏如莒

杜氏曰非父母之國而往書姦華老孫氏曰婦人無專行之禮故雖父母之國惟父母在得歸寧父母没雖兄弟不往況他國乎惡自見矣○張氏曰文姜比年如莒春秋詳書盖與詩之變風相應當時一反關雎麟趾之化而中國之俗於是大亂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杜氏曰鄙邊邑常山劉氏曰諸侯來侵伐不至國都皆書某鄙高氏曰公之事齊後於諸侯又受鄭詹而公子結又以私事取怒焉故齊連陳宋來討之愚謂齊人摟諸侯以伐諸侯固有辠也然魯之君臣亦有以名之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存耕趙氏曰春秋書魯之被兵遠不及國則言鄙此類是也近國則書其地郎乘丘是也至言伐我則寇深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義見十九年○康侯胡氏曰十五年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来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録於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别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况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

夫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如莒又再如莒此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也

夏齊大災

災見桓十四年此書大則災之甚也人事不理則責見於天春秋書之使後世懼天威也懼天威則謹人事矣惡可曰適然而已乎○莘老孫氏曰春秋之時

皇極之道汩沒不叙而天下災異不可勝紀故春秋

但取其著者書之惟宋齊陳鄭三數大國而已盖舉

近可以明遠記大可以知小也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穀梁作我

張氏曰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許氏曰

戎自春秋之初即見削乃後起故攘中國之患宜莫

先戎真氏曰宋大災之餘不知恐懼修省而遽勤兵

以伐戎愚謂戎為中國患天子方伯不能治而齊桓伐之中國以寧此其功也然桓非受命之伯不告於王而專伐之此其辠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夾漈鄭氏曰厲公也立四年奔而昭公忽入立立二年遇弑而子亹立立一年齊人殺之而子儀立立十四年傅瑕殺之而納厲公厲公復入七年卒而文公

捷立未詳信否張氏曰突鄭莊公之孽子莊公既卒即奪忽之位而簒之中間雖為祭仲所逐旋入于櫟卒取鄭國故論者以為始終能君夫簒弒竊國之人而春秋終始君之且復記其卒於位豈真與之哉所以著小人肆志亂臣賊子得以終於其位王法不行而世之所由亂也義又見隐三年宋公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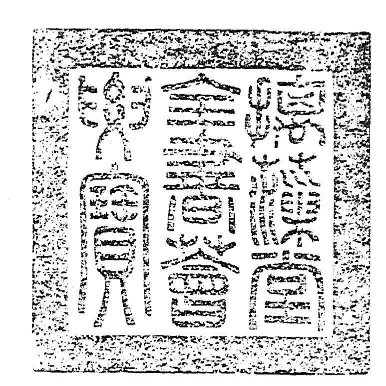
張氏曰文姜之行惡矣而卒以國君之母寵榮終身

一用小君之禮此魯之禍所以未艾必至於莊公之終兩君弑哀姜慶父誅而後魯亂始息也○黄氏曰文姜之惡極矣春秋終始以夫人之禮書之然則孰謂春秋奪人之爵或至貶及天王哉亦實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耳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杜氏曰八月而葬緩慢也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春秋本義卷七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貢生臣王廷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本義卷八九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八十六 經部

春秋本義卷八

元 程端學 撰

莊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公羊作省

趙氏曰肆放也眚過也孫氏曰肆大眚皐惡無不赦之辭也康侯胡氏曰舜典曰眚災肆赦易曰君子以赦過宥皐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孤弱再赦曰老耄三赦

曰憃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皋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惠姦宄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可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胡氏曰眚災肆赦天子之制也皋無大小俱赦諸侯不得行莊公肆大眚亂法易常愚謂肆大眚天子猶不可況諸侯乎○莘老孫氏曰

莊公一切放縱姦惡有意於文姜之葬也莊公以文姜嘗得罪於魯而播於齊大惡無道魯人切齒之深者莊公欲備禮葬之乃先赦國中以悅人心然後舉葬故正月肆大眚而癸丑葬文姜愚案此意或有之比事可見然未可以此為本義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公羊曰文姜莊公之母也愚謂姜氏弑逆淫亂得辠宗廟國人所當誅也而得成禮而葬魯之典禮廢矣

其不從夫謚與七月而葬乃其細事不暇論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禦左氏作御

孫氏曰公子世子母弟也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此譏專殺也是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王殺大夫而書諸侯殺大夫者四十七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於天子諸侯不得專也大夫有辠則請於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大夫猶不得專殺況世子母弟乎無王甚矣義又見後二十六年曹殺大夫○康侯胡氏曰

陳亂無政衆人擅殺之也莘老孫氏曰御寇以公子之貴而見殺於國人御寇有辠矣陳之君使公子而見殺焉亦未免乎有辠也愚案後二説從人字上取義未詳是否

夏五月

孫氏曰春秋未有以夏五月首時者此言五月蓋五月之下文有脱事爾高氏曰非五月之下脱簡則是誤以四月為五月爾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及之者内之微者也高傒齊大夫也木訥趙氏曰謀婚也父讎不報母喪未除而求婚於齊非孝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冬公如齊納幣

孫氏曰案桓六年子同生公十四年即位二十四年如齊逆女三十有七歲矣不得以時而婚故母喪未終如齊納幣圖婚之速也莘老孫氏曰婚禮有六惟

親迎則諸侯自迎於境其他五禮皆使大夫莊公父弑於齊有不同戴天之讎文姜之死在去年七月至是之冬莊公猶在三年之喪也納幣大夫之事也而公親焉忘君父之讎娶讎人之子又在三年之喪而行大夫之職書公如齊納幣所以見公無恩於母不孝於父無廉恥而納幣一舉事而大惡者三也邦衡胡氏曰諸侯非朝王述職而擅越境以納幣無王甚矣不止其喪婚娶讎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存耕趙氏曰莊公踰年而後反居喪告朔之禮俱廢焉張氏曰莊公忘父讎而娶其女冒母喪而往納幣以此告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此與他日書至不可同日語也比事屬辭示人之意顯矣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祭叔來聘

朴鄉呂氏曰祭采地叔字也劉氏曰曷為邑而字天

子之下大夫也存耕趙氏曰祭有祭公祭伯祭叔意者叔其弟也猶蔡季許叔之類伯其爵也公其官也未詳是否戴氏曰親來聘魯祭叔之私交也非有王命故不稱使大意同隱元年祭伯來此則聘耳

夏公如齊觀社

朱子曰社者土神左氏曰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

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愚謂諸侯非王事不出境且諸侯各有其社舍所事而觀他國之社已非禮矣况齊為讎國又有新婚之嫌於此見莊公之棄國政無君父壞禮法忘廉恥縱遊觀皐具見矣○張氏曰社者古人祀地之名古制惟社事單出里惟為社田國人畢作東遷而後王制漸變祀事不存古意浸為美觀襄公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

其廢祀典而夸𢘿俗兆於今矣外傳曹劌曰齊棄大公之法觀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命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𢘿案左氏魯語載曹劌一時之言不同而俱有義故附見焉獨觀民於社一語未詳是否

公至自齊

莊公非王事出境舍父雠忘廉恥事遊觀其何以告

廟乎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荊人來聘

陸氏曰凡夷狄來聘稱人君臣同辭啖氏曰言荊來聘則似舉州皆來故加人字無他義高氏曰是時楚頵方弑其君而自立中國不能治而反敢來聘凡受聘必於宗廟之中敬之重之也彼夷狄僭逆之人來聘中國中國當以禮義外之詩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後世子孫乃受其聘於宗廟之中

此中國衰微無禮義之甚也歟可杜氏曰書云四夷來王周禮象胥掌其國使亦謂其來王也荆南夷也亟病中國來聘魯而録之者懲其非來王來貢以夷狄而行中國之禮魯亦不當受其聘也○張氏曰楚自四五年來先加兵於蔡鄭而以聘至魯已用遠交近攻之術聖人於此書其來聘中庸曰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此三代柔遠人之道也然於此時以魯而受楚之聘非有德以懷來之彼以禮幣至亦當審

所以待之之術如班彪述漢宣戒邉吏之言以為待遇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觀春秋書荆人來聘亦可見矣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穀見七年杜氏曰蕭附庸國張氏曰徐州蕭縣朴鄉吕氏曰叔字也公羊曰其言朝公何於外也高氏曰婚嫁猶未定故往見齊侯于穀此見公不恤國家之事唯婚姻之務公在穀遇齊侯已無人君相見之禮

蕭叔又從而朝之失其所矣遇又見隱四年遇于清
朝又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康侯胡氏曰為禮必
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覿而用幣
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于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
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委之於野矣故野非其所君
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
也

秋丹桓宮楹

杜氏曰桓宫桓公廟也楹柱也存耕趙氏曰丹楹施丹䑿也左氏曰丹桓宫之楹二十四年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諌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穀梁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高氏曰莊公不能為桓復讐而反娶其女以奉祭祀故丹楹刻桷以示孝甚矣莊公之行詐也夫宗廟之飾國有彝典而妄肆奢麗加於禰宫亂王制瀆先君不恭莫大焉

聖人直書其事具文見意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杜氏曰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孫氏曰謀逆姜氏也公二年之中納幣觀社及齊侯遇于穀今又盟于扈甚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葉氏曰小白已伯矣公復為離盟則非諸侯之政也以圖婚於我而固

其好焉爾前高傒為防之盟而後公如齊納幣今齊侯為扈之盟而後公如齊逆女康侯胡氏曰程子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為要結姻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可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為節也鰥者老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已曰有鰥在下矣妻帝之二女則不告於父母以為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

倫堯亦不告而妻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於桓公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適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娶夫人奉祭祀為宗廟之主而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於策為後戒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杜氏曰刻鏤也桷椽也穀梁曰禮天子之桷斲之礱

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斵之礱之大夫斵之士斵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康侯胡氏曰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桷疑若小失而春秋詳書於策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宫夸示仇人之女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心術者也故詳書於策為後鑒也○葉氏曰商人戒肜日曰典祀無豐于昵昵近也夫祀且不可豐而况

宗廟之飾乎

葬曹莊公

義見隠三年葬宋穆公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

莘老孫氏曰其父見弑於齊而子婚讐女是無恩於父而盡禮於仇讐也公既親迎於齊當與夫人偕至夫人未至而莊公先還告至於廟春秋志其告廟之實且皐其先夫人而至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張氏曰諸侯無越境逆女之禮然則莊公無父之讎猶不可以親至齊廷也況躬君弑於齊而舍宗廟之守往受其女於廟乎昔晉王裒讀蓼莪之詩而哀痛終其身莊公思妃偶之合兩年之閒三至齊廷而念不及於其父春秋所以詳書而誅其心也愚案親迎之禮見隱二年紀履緰逆女此又見莊公三十七年而始娶其書公至自齊又為姜氏入起也君舉陳氏曰春秋之書夫人未有詳於此者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夫人哀姜也不曰至自齊而曰入者以莊公先至夫人後入故不復言至自齊也孫氏曰公親迎於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非所以奉先公而紹後嗣也不亂何待○康侯胡氏曰昏義以正始爲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弒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越禮踰時娶仇人

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辠為後戒也愚案先書公至自齊後書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則公不俟夫人夫人不從公昭然可見春秋屬辭比事類多如此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胡氏曰大夫宗婦者同宗大夫之婦非謂大夫與宗婦也覿者見夫人也左氏曰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

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戴氏曰莊公至是年三十七歳矣求婚於齊如恐失之親如齊納幣再歳而後逆親如齊逆女既歸而後入又使大夫之妻執幣以覿違越禮制以為媚悅無所不至甚矣莊公之庸繆也向也桓公娶於齊致文姜之淫亂桓公不免其身今也莊公娶於齊

致哀姜之逆亂魯又幾亡其國春秋備書於册辭煩而不殺爲萬世永戒也

大水

義見桓元年○戴氏曰莊公即位三十年書大水者三於羣公爲最甚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羈公羊作羇

存耕趙氏曰此徐州之戎也趙氏曰羈非嫡也康侯胡氏曰赤者曹之庶子愚案踰年之君稱爵今羈不

稱爵未詳蓋戎侵曹曹羈懼而出奔故赤歸而自立耳春秋書此見夷狄猾夏而諸侯不能自存庶孽自立而不復請命於天子也然與鄭突之事有間矣○王氏曰宋執祭仲立突而逐忽故先書突而後言忽明鄭有君突簒之也今後言赤而先書羈明曹無君赤乃國人所逆耳愚案逆與不逆未可知今以經文觀之王氏先後之說庶矣

郭公

杜氏曰經闕誤也莘老孫氏曰郭公之事三傳皆無義說公穀為曹赤理又不通案管子載郭亡之事以謂齊桓過郭問父老郭何以亡父老曰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何至亡父老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郭之所以亡也莊二十四年齊桓已伯而管夷吾用事但見郭父老而問之不知在何時爾然則郭之事跡亦嘗見於傳記也春秋書梁亡言梁之自亡也管子載郭亡之跡蓋亦曰郭自亡爾

公與亡字相近疑經書郭公為郭亡也然疑誤之事
聖人闕之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杜氏曰女氏叔字穀梁曰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劉氏曰名也前說近是左氏曰始結陳好也義見七年齊來聘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存耕趙氏曰朔拒王命而君衛竟以衛君卒春秋從

而紀焉以著王命不勝黨惡也○莘老孫氏曰不書葬者魯不往會爾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鼓用牲于社者鼓于社又用牲于社也文十五年左氏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葉氏曰天災有幣無牲諸侯而鼓于社僭也用牲于社非禮也○康侯胡氏曰案禮諸侯旅見於

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荅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荅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張氏曰日食陰盛陽微之徵事關天下固

不止為一魯而諸侯亦有臣民則因天變以自省如洪範五事敬謹於視聽言動思之閒一失其正則咎必應之古人應天以實而不以文故高宗肜日洪範之言乃古人之所先務至如肾征與周禮鼓人大僕所載乃禮文之末耳一時遭變禮文固不可廢然正其本而後末可理也今莊公於充陽之本蓋藐然矣鼓何益乎又用牲而欲以物求免書此以見本末之皆失也胡氏曰日食三十六書鼓用牲者三餘不言

鼓得常也

伯姬歸于杞

存耕趙氏曰伯姬公姊妹也杜預以爲公女誤矣凡公女伯姬叔姬則加以子字如子叔姬之類公姊妹則但稱伯叔如兄弟之辭是年始嫁過時矣愚謂又爲二十七年公會伯姬與伯姬來起文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杜氏曰門國門也左氏曰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

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邦衡胡氏曰未聞大水而用牲者況伐鼓于門乎書者非惟惡為國之非禮惡其不務修政事以消患弭災而為是區區淫巫瞽史之見也○張氏曰案比年大水陰盛陽微之變極矣莊公若思先王正厥事之意謹內外之防嚴夫婦之別使陰沴無浸長之漸則後日之禍猶可及止也鼓以充陽之事與後世減膳避寢之禮皆既其文而未必有正厥事之誠意實政也況徒以牲

牲飲食求免乎書曰食大水用牲等事以見莊公非惟不恐懼修省以正其本而禮文之末亦錯矣此魯之所以亂也

冬公子友如陳

公子友莊公之母弟即季子也杜氏曰諸魯出聘皆書如報女叔之聘也存耕趙氏曰大夫出聘自友始春秋書之以著交政之漸且以著三桓之所自始也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莘老孫氏曰大夫之聘必

書之於春秋者可以見其往來之國皆於其黨而其行多非禮也有以私行者有以強大行者皆非周制聘問之常故謹錄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公羊無春字脫也

戎為中國患諸侯伐之是也故伯禽征徐戎而孔子錄之于書然必請命于天子方伯然後行事今莊公擅興師則無王矣况隱桓之際與戎會盟致有伐凡伯追戎濟西之事不能防微杜漸使戎狄暴横則勞

民動衆角力於外春秋書之所以警後世君人者不可不謹其始也義又見二十年齊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曹殺其大夫

孫氏曰不書名氏者脫之愚謂義在專殺大夫而不繫乎名氏雖無名氏義亦著也康侯胡氏曰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其有

辠則請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於王朝有辠無辠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伯三王之辠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於策備天子之禁也後倣此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左氏古本無公字公羊穀梁有公字張氏曰案齊宋皆卑者內亦當然左氏為正

宋序齊上者宋本公爵齊桓未伯每序齊上既伯乃

序齊下今齊宋之大夫伐徐故仍序齊上耳未必宋主兵也徐張氏曰嬴姓國近齊魯泗洲臨淮縣是也

義見此年伐戎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徒刀切

杜氏曰洮魯地薛氏曰洮溝在濟州張氏曰濟南府是也愚案禮女子已嫁父母在一歲一歸寧父母没

使大夫歸寧所以別嫌也伯姬無父母則無可歸之理矣而莊公非王事棄國政會伯姬于洮非禮也陸氏曰參譏之公及杞侯伯姬俱失正矣○莘老孫氏曰伯姬前年歸杞會公于洮三傳皆無淫惡之跡春秋書之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文同而無異者蓋婦人無專行之道傳母不至不下堂伯姬無事而會公于洮安知其不為惡傳無其事而經書之文同者犯禮之迹無異也戴氏曰夫人會諸侯古無是事也

文姜數會齊侯不以為異杞伯姬踵而行之莊公亦安而受之先儒謂伯姬為莊公女非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存耕趙氏曰距前盟十二年用殷同也義見十六年

○張氏曰再舉同盟之禮以申假令而一諸侯之心也魯宋陳鄭偕至而衛不來故明年伐衛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稱字與單伯同左氏曰原仲季友之舊杜氏曰

陳大夫原氏仲字季友違禮會外大夫葬○康侯胡氏曰公子友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寰内諸侯而來魯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其後陳莊子死赴喪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焉得而哭諸今之大夫交政

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末流可知矣劉氏曰
君不行使乎大夫君行使乎大夫內之失正也大夫
不交諸侯大夫交諸侯原氏失正也內失正原氏失
正季子可以已矣則是從命也參譏之此說未詳是
否
冬杞伯姬來
莘老孫氏曰春秋內女適諸侯者多矣於其歸寧未
嘗曰子某姬來歸寧常事不書也伯姬非莊公子義

不當歸春秋以其歸之非禮故書曰杞伯姬來也愚謂公與伯姬春會于洮其冬又來踰禮甚矣而此又為杞伯來朝起文也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莒大夫高氏曰叔姬者伯姬之妹非莊公女也朴鄉呂氏曰莒慶自為逆也叔姬何以稱字大夫逆則稱字為君逆則稱女公羊曰此何以書譏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董子曰大夫無束脩之餽無諸侯之

交越竟逆女紀辠也莘老孫氏曰莒子為君不能制其臣而使之外交諸侯則不君矣莒慶莊公莒子皆有辠也

杞伯來朝

濟川何氏曰杞先代子孫也方東樓公始封之時與微子啟無異得用天子禮樂才入春秋已失公爵降而曰侯或稱伯或稱子亦足以知其微弱與桓二年滕稱子同愚謂杞伯不朝王而朝魯已失禮矣況為

伯姬之來而來朝夫既不能閑有家而復以身徇之宜其失禮之中又失禮也義又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音卜

杜氏曰城濮衛地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齊衛稱人者將卑師少也及衛及之也不地於衛也

曰衛人及齊人戰者齊人伐衛衛人不服而與齊戰

也夫齊桓之盟諸侯定伯業雖非至公然以安中國

攘夷狄為名則固可與矣十六年衛既與齊同盟二

十七年之盟乃背而去之齊之來伐有辭矣衛能引

躬自咎則齊當自退乃不反已遂與齊戰以至敗績

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書曰衛人及齊人戰衛皐為

大而齊為彼善於此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黄氏曰瑣克之子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左氏曰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乗伐鄭入於桔柣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愚謂夷狄猾夏天子方伯不能治向非齊桓率諸侯以救之則中國被其毒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此其功也然桓非命伯且不請於王

又其所以救鄭者不過仗大義為服諸侯計初無懇惻之誠心正孟子所謂非真有者此其過也春秋書之一以見中國衰微夷狄暴橫二以見徹壞之餘賴有齊桓之舉三以見天子失御方伯失職使諸侯自為禮樂征伐雖粗拯一時之危然王綱之壞至此而極蓋聖人憂世之心樂善之誠並行而不相悖皆惻隱流行之實也○黄氏曰楚與中國爭鄭自此始

冬築郿公羊穀梁作微

杜氏曰郿魯下邑築公羊曰造邑也莘老孫氏曰春秋書築者七其六皆臺囿也邑者惟一處耳今不謂之城而謂之築言城者城舊邑也言築者築新邑也蓋臺囿無舊新為之者必皆曰築然則築郿者新城而為邑也不曰新無舊也不曰城無所因也春秋之法興作皆書所以重民力謹天時也先書築郿而下書大無麥禾則公之興作不量力可知矣愚謂又見其違王制也

大無麥禾

大無者竭盡之辭冬書大無麥禾者夏悉無麥秋悉無禾至冬而總記之也莘老孫氏曰此書大無麥禾非常無之也無水旱蟲螟而大無者歲不收也舉魯之國無收者焉服虔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愚謂政事乖繆則天地變常稼穡不成不可委之於數春秋書之所以戒有國者謹敕人事燮理陰陽而已又為告糴起文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辰 穀梁作臣

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哀伯子外傳曰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盧氏曰一不登而告糴鄰國責魯無儲蓄以擬凶災無恤民憂下之心兵革力役不息以致荒耗又明人君當謹積聚省財用以備凶年也○莘老孫氏曰古之為國必有數歲之備雖甚豐年民食之者不過四鬴也君取之者不過

什一也民之食有節君之取有度則爲國三年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而餘三年之蓄二十七年而餘九年之蓄湯之旱七年堯之水九年而天下無飢者其蓄素具也水旱無常又無蓄以備之則是使民恃天而生也安得爲民父母哉莊公在位二十八年雖九年之蓄可具也而於其無事奪民之力使不得盡力於耕耨又驅之戰鬬而傷之一年不登告糴於外春秋譏莊公在位之久蓄積無素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新者徹其舊而一新之也延馬廐名國雖無饑用民必在農隙去年大無麥禾告糴于齊上下困乏之可知矣今春正當賑給勸耕恵鮮窮困而奪其力傷其財見莊公之無志於救荒而厲民以畜馬有國家者知所鑒矣○劉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修舊多矣不必書也而延廐南門蓋微耳何故獨書哉又新宮災魯公之廟也災與壞不能不修而經無修之

之文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吾以此數者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不務公室者也

夏鄭人侵許

高氏曰許鄭鄰也諸侯救鄭而許不至故侵之張氏曰許與鄭世讎也然自盟幽之後不與於齊桓之會鄭人侵之或齊之命歟自後許始從中國未詳孰是

義見莊十年公侵宋

秋有蜚扶味切

蜚者臭惡之蟲山海經云蜚如牛白首一目蛭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枯見則有兵疫劉氏曰曰有者所以明其無也公羊曰記異也愚謂此皆人事反常中國正氣衰耗故窮裔絕域惡氣駸駸入焉有國家者致中和則陽淑長而陰慝消矣此與有蜮同義○劉氏曰鸜鵒不踰濟而蜚非中國之物暫而一至故不可言多而言有麋者中國之所有也有之不足異而多則為異故不可言有而言多螽螟者中國所多也多

不足怪而為災則書故不可言多而言災此製言之

體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失節歸酅卒非其所也而魯亦不當卒之又為

明年葬叔姬起文

城諸及防

杜氏曰諸防皆魯邑諸城陽諸縣張氏曰密州諸城

縣縣又有故防城言及者別二邑也防見隱九年黃

氏曰先諸及防也義見隱七年城中丘此則饑歲勞民連城二邑甚矣○高氏曰前年冬築郿大饑告糴此年新延廐又城諸及防公不恤民而屢興役無君人之心矣愚謂屬辭比事此類是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左氏無師字任氏曰當從公穀

張氏曰成魯地地譜泰山鉅平縣東南愚謂諸侯非王命不得擅興師況輕舉次止而無所用乎夫兵不

得已而用之今師出無名不惟干犯王法亦使人心
渙散必敗之勢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音章

杜氏曰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張氏曰即東平府
須城縣常山劉氏曰鄣微弱小國齊肆其强力脅而
服之也不書鄣降而曰齊人降鄣者責齊之深也康
侯胡氏曰伯者之政以強臨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
三王之辠人也○莘老孫氏曰春秋書降者二降者

降服之名也八年郕降于齊師不曰齊師降郕而曰郕降者是時齊魯之師相會圍郕郕不降於魯而自降齊耳今書齊人降鄣非鄣欲降也齊强降之耳呂氏曰管仲所以相其君者功業可見矣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高氏曰叔姬停殯於酅踰歷九月始克葬孫氏曰媵而卒葬者歸于酅卒于酅皆非其所也○獻可杜氏曰叔姬者紀之媵耳紀既滅則當即歸於魯而又從

紀季於鄑非禮之甚卒葬固在於紀季矣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義見二十五年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杜氏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

濟蓋魯地義見隱四年遇于清

齊人伐山戎

朴鄉呂氏曰山戎北戎也其稱人以伐何非有大役

也木訥趙氏曰山戎去中國遠在舜之營州古孤竹國之地東距遼北距燕康侯胡氏曰桓公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因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以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義又見二十年齊伐戎○高氏曰桓公徒欲耀威武於夷狄以誇示遠近耳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郎見隱九年何氏曰四方而高曰臺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望遠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雖樂不為也愚謂春築則奪農時于郎則非其地從耳目之欲而不恤國事劉氏所謂厲民以自樂者也

夏四月薛伯卒

薛始稱伯見桓二年滕子來朝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築臺于薛

杜氏曰薛魯地義見前○莘老孫氏曰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莊公務一身之娛而勞民如此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孔氏曰獻者自下奉上之辭捷者勝也戰勝而有獲獻其獲無囚而獻其功亦稱捷也左氏曰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莘老孫氏曰齊桓伯者不務德以綏

諸侯而專恃兵革遠以伐戎已有過矣又以其伐戎之所得誇示諸侯以自矜大因使之威服焉春秋誅齊桓矜功威魯之皐也張氏曰齊桓恃功而不知禮魯不當納之其辠皆可見矣

秋築臺于秦

杜氏曰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張氏曰案寰宇記范縣屬濮州亭尚存穀梁曰不正罷民三時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張氏曰莊公一

歲築三臺政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敖者則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此所以踰年身死而蕭牆之禍至易世不能定也可不鑒哉義又見前○高氏曰公比年興役今又一歲三時築臺又不在國中之地遠至于郎于薛于秦非所築而築既為失矣築而又築之抑又甚也管子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當是時慶父執政而通乎夫人故數築臺于遠地以為公遊觀之娛公亦為其所惑而不自知也

冬不雨

公羊曰記異也存耕趙氏曰陰陽和則為雨不雨氣不和也魯莊勤民力役怨氣之所召也愚謂冬不雨不害禾稼而亦書者見聖人爕理陰陽無所不至不但為害稼書也蓋致中和則天地自位風雨以時萬物生育在其中矣○莘老孫氏曰春秋書不雨者七陰陽不和之異也人物在天地閒皆仰陰陽以生陰陽不和則物必不遂故春秋之法一時不雨則書不

以為災也異之大者不可不記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范氏曰小穀魯邑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義見隱七年城中丘此則饑饉之後屢興工役傷財害民甚矣○薛氏曰莊公自六年之後大無麥禾無麥苗螟麋蜮蜚相繼而有大水者三中君之性尚當少警而公之侈心日起丹楹刻桷告糴而有築郿之役次年新廄城諸防去年三築臺今春又城小穀平歲猶

曰不可況薦饑而輕用民力乎愚謂此皆屬辭比事

為後日淫亂弒逆起文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杜氏曰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張氏曰在濟州昌

邑縣愚謂伐國先書主兵會盟先書主會主盟以遇

禮見仍以爵為首義見隱四年遇于清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子牙慶父同母弟即僖叔也高氏曰牙卒其子乃

公孫茲茲之後則有叔孫得臣叔孫僑如叔孫豹叔孫婼叔孫不敢叔孫州仇皆執魯國之政者是以謹志其卒愚謂此記三桓之始與季友卒同義皆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穀梁曰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絶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愚謂莊公薨于路寢得正矣正則為常事何以書乎為緩葬私謚起文也義又見隱

三年宋公卒○趙氏曰莊公正終而嗣禍興分位不明而閨帷不修也故宗嗣素定之兵權散主之閨闈嚴飭之小人女子不尸重任賢良受託畀足交輔則簒弑之禍曷由而至哉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羊穀梁作乙未

般莊公子也稱子般者因其卒而名也趙氏曰子般子赤以被弑故不書地與隱同子野正卒亦不地疑經闕之左氏曰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生子

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子般即位次於黨氏共仲使圉人犖賊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張氏曰莊公主魯之社稷而君道不立上不能正其毋使出入淫縱配耦不早立是致家嗣之位不足以自定内失閑家之道而貽身後之患易曰閑有家傳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莊公反此使淫亂肆行雖其身免篡弑之禍而及其二子春

秋自夫人孫齊以來三十年間備載莊公内治之失而終之以此所以皐其爲風教之本而不免於首惡也

公子慶父如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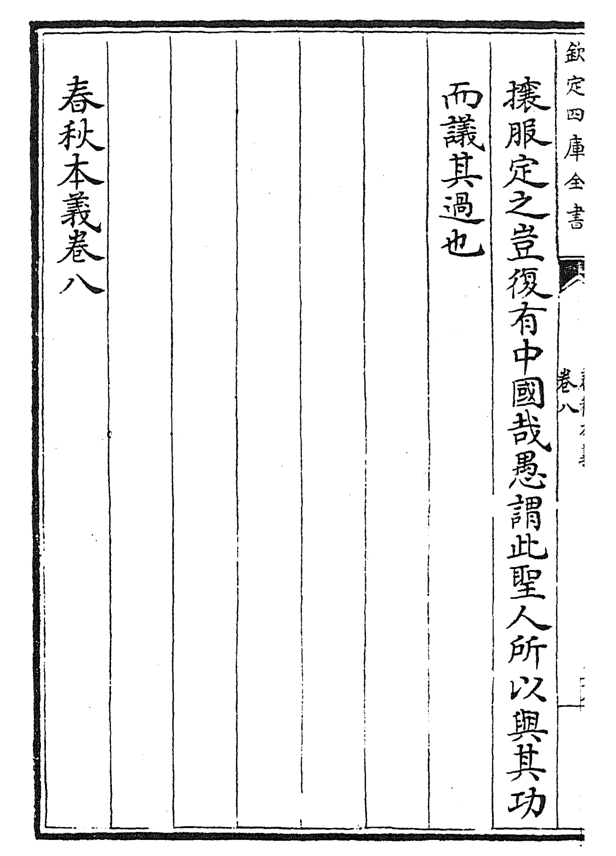
劉氏曰慶父雖殺子般未敢便取其國利閔公之幼而立焉其如齊直告立君也愚謂亦恐齊之見討故結納其君臣耳啖氏曰書公子慶父如齊見臣子之皐也此言弑君之賊臣子不能討之又非逐之而去

明書如齊以見其皐陸氏曰齊為伯主而不能討又許其來惡可知也○康侯胡氏曰子般之卒慶父弑也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丘而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狄伐邢

存耕趙氏曰此北狄也邢姬姓周公之胤杜氏曰國

在廣平襄國縣張氏曰即邢州龍岡縣莘老孫氏曰
春秋之時中國衰戎狄入居中國而侵伐諸侯書之
所以見中國之無人而夷狄之盛强也為中國者有
皐爾夷狄又何責之哉高氏曰此為齊人救邢而書
亦見中國之衰也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貫道
王氏曰戎亂曹魯荆病蔡鄭狄禍邢衛三害之始也
許氏曰春秋戎先見荆次之狄次之而荆暴於戎狄
又暴於荆當惠王世戎狄荆楚交伐中夏使無齊桓



攘服定之豈復有中國哉愚謂此聖人所以與其功而議其過也

春秋本義卷八

春秋本義卷九

元 程端學 撰

閔公名開莊公子謚曰閔索隱曰系本名啟避漢景帝諱作開年八歲

元年春王正月

義見隱元年○不書即位義見莊公

齊人救邢

左氏曰狄人伐邢管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貪惏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鴆毒不可懷也詩云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義見莊二十八年救鄭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十一月而葬左氏曰亂故是以緩義見葬桓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公羊穀梁作洛

杜氏曰落姑齊地義見隱元年盟于蔑○葉氏曰小白方伯諸侯閔公雖立而慶父之惡不可以不除則假齊之重以定公位者實季子之意此所謂因陳援

以訴於齊使夫人慶父之惡不得隱而後魯可為者也經所以書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蓋齊侯與公即其地以為盟其謀出於齊非出於魯既盟而慶父之惡見其姦不得行則季子亦可挾齊以歸魯是盟固季子定公位非魯人納季子也愚以事勢考之此盟多季子倚齊為歸魯計耳故既盟而季子來歸

季子來歸

季字子者男子通稱孫氏曰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幼

沖慶父與夫人通勢傾公室不朝夕國人洶洶得季友以平內難故曰季子來歸朱子曰季子來歸如高子來盟齊仲孫來之類當時魯國內亂得一季子歸國則國人皆有慰望之意故史喜而書之夫子直書史家之辭其實季子無狀觀成風之事可見一書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權去公室之漸皆由此起矣○胡氏曰季子既不能平姜氏之亂誅慶父之惡致使二人卒弒其君故其次年慶父書奔莒夫人孫于邾

以見季友之過也沈僩問季氏之為人朱子曰此人亦多可疑諸家多言季子來歸為美之之詞據某看此一句正是聖人著季氏所以專國為禍之基又成風聞季氏之繇乃事之左氏記此數語亦有說話此等人皆是魯國之賊耳萬人傑又問成風事季友與敬嬴事襄仲一般春秋何故褒季友如書季子來歸是也人傑謂季子既歸而閔公被弒慶父出奔季子不能討賊是其意在立僖公也朱子曰縱失慶父之

皐小季子自有大惡若春秋反褒之則不可曉蓋如高子仲孫之徒只是舊史書之聖人因其文而不革所以書之者欲見當時事跡付諸後人公議耳

冬齊仲孫來

仲孫齊大夫名湫字者天子命大夫也左氏曰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存耕趙氏曰有命可仗必書使矣朴鄉吕氏曰非盟也非聘

也直書曰來其義見矣劉氏曰桓公不務修伯主之義討有皐扶微國而更使智計之士覘伺虛實令慶父極惡魯君再弒此由桓公仲孫謀不臧之故也春秋書之以見君使臣不以禮臣事君不以忠也田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夫事君之義捨孔子無可為者矣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杜氏曰陽國名張氏曰陽國漢志東海郡陽都縣是

蓋桓公之强力施於可取者如此非有興滅繼絶之誠心也愚謂陽國天子所封也桓公以尊王為名而遷天子所封之國則其所以尊王者假之而已義又見十年宋遷宿○吕氏曰聖人作春秋功過不相掩齊人遷陽以兵力刧之辠之甚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趙氏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

也葉氏曰何以言吉禘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則越紼而行事莊公之喪二十二月矣未應吉而吉也禘祭於太祖之廟以其祖配之也君薨祔而作主特祀於寢三年升於廟莊公之主未升於廟即於寢而以莊公配之非所配而配也康侯胡氏曰程子曰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魯侯耳而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祫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

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於寢非宮廟也一舉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高氏曰閔公幼何知焉聖人書此著季子之徒執國政者之辠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丑公羊作酉

左氏曰初公傅奪卜齮田公弗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於武闈公羊曰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杜氏曰實弒書薨又不地者皆史策諱之邦衡胡氏曰於公薨之下書夫人

孫邾慶父奔莒則弑君之跡自見矣黄氏曰莊公不能防閑其母播其惡於衆又忘父事讎求婚於齊致哀姜通於慶父叔牙公没而謀簒弑二世殲焉慶父之後為孟孫叔牙之後為叔孫季友之後為季孫三桓擅政禄去公室魯之衰自莊公始矣閔公生八歲而慶父立之立二年而慶父弑之閔公葢可閔而未有是非之可議也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姜氏哀姜莊公夫人也左氏曰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高氏曰先書公薨而繼書此則知姜氏與慶父二人者實弒君也胡氏曰季子既歸獨執國命以魯之衆因齊之力取慶父弒君之賊而殺之其勢甚易也

而季子不能以至復弒閔公今又不討使姜氏慶父得以出奔縱釋同惡之人故書存耕趙氏曰二國保姦之辠亦莫能掩矣愚案雖書慶父之奔亦以著三桓之始也○葉氏曰子般之弒夫人與慶父矯立閔公而歸獄於鄧扈樂故夫人猶得安國中而慶父可以託君命以聘齊閔公之弒慶父簒而不得則夫人與慶父之計窮矣外已失齊援而惡暴於國人雖權在已亦無能爲季子可誅而不誅猶使逃焉者以僖

公為重而不遽討之也康侯胡氏曰莊公忘親釋怨無志復讎忘父子之恩絶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慶父無君之心動圉人犖卜齮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闈之門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弒幾至亡國不亦憯乎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

不察也

冬齊高子來盟

杜氏曰高傒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魯人貴之故不書名程子曰盟未前定也胡氏曰書法同屈完來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此則不討慶父之亂而但使傒來定僖公則桓公之情亦可見矣○韓中甫曰子般弑閔公又弑夫人慶父奔為齊桓者宜具其事告諸天王討魯之賊命

可立者立之則安危繼絶之義廢矣乃命高子一來
識者本其心不過仗義服諸侯成伯業耳僖公者莊
公之庶子也上不受於天王下不承於先君内倚成
風屬季子而立外邀大國之臣以定位擅王官之盟
專廢置之權説者謂傒能因事制宜故夫子稱高子
以著其善者過矣葢魯人當疑危之際幸傒來盟以
自安故書之曰高子云爾夫子因而不革付天下後
世公論朱子以為如季子來歸之類是也浚南趙氏

曰讀春秋者不可於細事上求程子亦曰後世以史視春秋襃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大法則不知也其謂是歟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氏曰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禄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及狄人戰於熒澤衛師敗

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三十有三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城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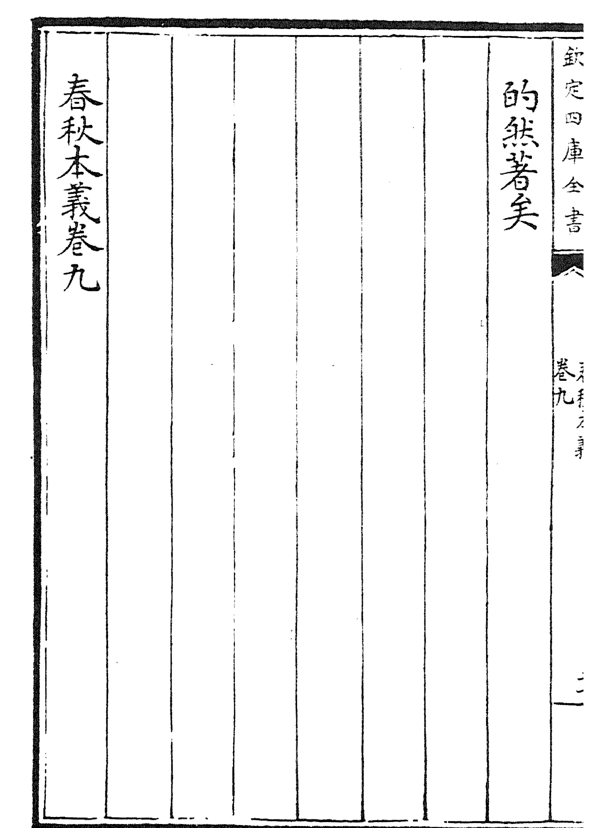
人魚軒重錦三十兩莘老孫氏曰案左氏以為衛滅
而遷都然春秋但曰入蓋狄雖迫衛至於奔亡而未
嘗居有其地其後衛復見於經非狄滅而取之故不
曰滅爾皆未詳信否張氏曰衛非特懿公好鶴而失
人心蓋自惠公即位宣姜淫恣耽樂忘政習貫為常
公又重之亡形已具故狄人一至而渙然離散以衛
為春秋初之大國方與齊侯胥命才四十年而淪於
滅亡所以治國必齊其家而淫亂之禍不篡必滅可

不戒哉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鄭棄其師

左氏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公羊曰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康侯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辠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

惡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陸氏聞於師曰人臣之義可則竭節而進否則奉身而退高克進退違義見惡於民辠亦大矣常山劉氏曰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敵於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名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觀此詩序則鄭棄其師之道



的然著矣

春秋本義卷九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吴申嵐